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甲寅

二年

憲宗皇帝四年

春正月

蒙古城闐州

詔工部尚書陳德

毅察訪官吏于荆蜀江淮

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

二月

蒙古圍嘉

定知府俞興敗之

○蒙古入東川遂城紫金山

紫金山蜀之要地也

○蒙古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

○蒙古侵廣德軍曹世雄敗之

○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

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

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遂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吏之積

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如

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魯伯為四川



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

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不其

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以素無行檢

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

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

持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

收回所除內批帝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

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召命已

頗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

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

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秋八月

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魯伯為之秋八月

蒙古兀良哈歹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

良哈歹自大理進攻其酋長唆火脫因塔里固下利州西

守力屈乃降兀良哈歹用以為鄉導攻別部落蜀心輕之

路安撫使王惟忠大理獄殺之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

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

未幾大冬十月進封皇子榘為忠王十一月蒙古城

光化軍。蒙古皇弟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

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皇弟召因懷以進皇弟問何書  
對曰孟子皇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  
心擴而克之足以恩及四海皇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  
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  
有用書生皇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  
為使京兆諸邸皆指龍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匝戶維戎羌  
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擒伏推茲境內大安少暇則延  
訪耆宿辟智仲可於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  
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務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  
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  
號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  
本為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為令



三年憲宗皇帝五年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年

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治金子才

等喪師罪罷其祠祿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

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

命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蒙古本無深仇而

誤國之戒帝從其言師 蒙古皇帝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

至衡懷慶河內人幼端嚴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

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

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

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即往求

觀父母以歲饑時艱嘗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舅氏為

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庶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及

之宣宗山陵役起州縣迫河旁午衡代舅氏分辦及還莫

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

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

父母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日

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衡三

往就宿皆乎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古者為治為學之

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亂離之際人

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干大名寶默深加敬遇每相見

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

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

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

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

授受珠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

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

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

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

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

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入惴栗惟謹客至則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何漢刊



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皇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廉希憲之薦乃授京兆提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樞密院事。以吳淵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夏六月

賈似道敗。蒙古李璫于海城。璫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葺舊

海城將窺海道似道遣師敗之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罷用事天錫上疏論

之不報竟去謝方叔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論之也

請遷為太常少卿。蒙古元良哈歹伐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南

夷盡降于。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

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冬十二月嗣濮

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四年。憲宗皇帝六年春正月。蒙古憲宗皇帝大會諸王于玉兒

厓哥都。始定歲錫錢幣之數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

府。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

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播州嚴飭

守備。蒙古兀良哈歹自烏蠻趨瀘州攻禿剌蠻三城遂通

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六月丁

揚文結約羅尼為授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

大金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寬太

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



政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  
 嗜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  
 漸喜柔佞人而閹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內官盧允升  
 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壻寅緣閹妃及  
 盧董遂得擢為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招  
 權納賄媿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媿媿曰吾聞  
 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率為謝丁君大全度  
 媿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媿短媿入對則極言大全何怨  
 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媿曰臣與大全何怨  
 顧陛下授臣至此臣知大全為姦不可與謀事陛下遂出  
 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謀事陛下遂出  
 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媿章未下大  
 全夜半以臺檄調鴨兵百餘人露刃圍第驅媿迫之出給  
 令與媿至大理寺欲以此齊之須臾出北關棄媿詔呼而  
 散媿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晏  
 上書言之乃詔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學洞霄宮大全既  
 逐媿益恣橫用事道路以言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

曾桂劉敞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  
 全之姦大全怒詔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  
 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周山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  
 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怒立四呼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  
 樂勿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  
 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蒙古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

相善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僉書樞密院事○九月

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

二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

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蒙古命僧劉秉忠

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



令史一日因按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弈世衣冠  
 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  
 師聞之遣其徒招致為僧以其知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  
 遊雲中直海雲禪師被召北觀見秉忠與之俱行皇弟甚  
 重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皇  
 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贊以天地  
 以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  
 不可稱數至是憲宗皇帝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  
 所皇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  
 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乃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  
 年而冬十月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  
 天驥同僉書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  
 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蒙古城棗陽

丁

五年

憲宗皇帝七年

春正月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

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

藉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

蒙古罷皇弟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

陝西諸路財賦

皇弟經理河南關右或讒于憲宗皇帝謂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為姦

利帝信之乃罷皇弟開府而命左大必闡赤阿蘭荅兒以

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以佐之勾較

諸路財賦阿藍荅兒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

許虐焰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庶希憲無秋毫可

拮撫 蒙古侵襄陽高遵敗之于白河○夏四月蒙古紐  
 鄰侵苦竹隘及劔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擇之復劔門○  
 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



古元良哈歹入交趾屠其城元良哈歹兵入交趾三遣使

江交人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而還陳勝復國蒙古焚道士

化胡經復僧舍二百三十七區先是道士丘處機李真常

府天城夫子廟為文城毀佛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晉王

浮化胡經以非釋氏群臣信之於是劉賓大師蘭麻總統

少林長老福裕率其徒奏之憲宗皇帝命道釋同升殿

辨析約曰道勝則僧為道僧勝則道為僧李真常等為引

諸書以翼化胡之說帝師八思馬折之真常語塞尚書姚

樞曰道者負矣帝命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為僧於龍光

寺道士猶不已福裕復以為言秋八月以張礪參知政事

帝令焚化胡經盡復還僧舍

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礪卒○以林存僉書樞密

院事○蒙古憲宗皇帝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

蜀十二月次于六盤憲宗皇帝用也速兒駙馬亦孫哥大

囚行人之罪自將南伐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如履

平地遂濟進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憲

宗皇帝由隴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蒙古皇弟朝于六

州趨米倉字里又萬戶由漁關趨沔州

盤遂罷阿蘭荅兒勾較財賦皇弟既為憲宗皇帝所疑

戊午

六年憲宗皇帝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擇之帥師

復成都府及蒙古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

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光祖為公江制置戡租稅養鰥



僚屬皆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夏四月程元鳳罷時

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僉書院事○蒙古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卻之○蒙古李璫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

秀主師彌卒○秋九月 蒙古憲宗皇帝次于劔門冬十月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

蒙古細鄰聞憲宗皇帝次漢中遂留密里火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宋將張實遣樞密

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憲宗皇帝渡嘉陵至白水命總帥汪惟正造浮橋以濟進次劔門十月戊子破苦竹隘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獲之因殲其餘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

僉書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蒙古入東海○蒙古兀良哈互伐羅氏鬼國○蒙古 憲宗皇帝

侵鷲頂堡守將王仲降 蒙古遂取長獲山 憲宗皇帝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敗走鷲頂蒙古攻之知縣王仲降堡遂破佐

昕皆死蒙古遣王仲招長獲山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仲取資簡州○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以

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房州 蒙古敗走○高麗王曦使其世子俱朝于 蒙古 曦或作噉 開慶元年 憲宗皇帝九年 春正月隆雅州降于 蒙古○蒙古皇



子辨都卒于王吉河

憲宗皇帝是以無嗣

蒙古自忠浩進趨雙州詔

蒲擇之馬光祖便宜行事○蒙古兀良哈歹入賓象州靜

江府遂趨湖南○蒙古

憲宗皇帝圍合州知州王堅禦

之憲宗皇帝遣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國寶至合謂王堅曰大兵入蜀諸郡多降今遣我招汝堅曰此去重慶甚遠我與蒲制置論其可否國寶乃還憲宗皇帝復遣

之堅執國寶殺之于閔武場憲宗皇帝大怒遂遣浮梁

于涪州之蘭市由三符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以賈似道為

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三月

蒙古皇弟自黃州沙洲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

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

沿江制置副使素勤征濶利

舟且為鄉導 蒙古因之濟江以趨江西蒙古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

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

夏五月 蒙古侵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 蒙古史天澤

戰于嘉陵江敗績

憲宗以合州久不下乃分兵攻重慶會

德乘風順力戰得入重慶即帥滕艘千餘蔽嘉陵秋七月

蒙古憲宗皇帝崩于釣魚山合州圍解

癸亥 憲宗皇帝崩年五十二史天

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樞北還留不魯合及不見扎同領

重慶軍馬於是合州圍解憲宗皇帝勤於政事好謀能

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蒙古兀良哈歹入辰沅遂圍潭州



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宋師敗走蒙古築壘圍之九月蒙古皇弟圍鄂

州皇弟之師次于陽邏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弟曰長江天險宋

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

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滕艘鼓櫂疾趨士

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皇弟聞之

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復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

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炯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

師以禦 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

罪免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殘引用凶惡阻害良善遏塞

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蒙古侵轍日甚夫

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

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

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

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

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秦來等群小

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

翁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臣牙而任臺

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



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

光祖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壁

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高麗王暉卒 蒙古皇帝封暉

子俱為王遣就國高麗王暉卒計于 蒙古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皇帝曰高麗雖名小國儀

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水臣附前歲世子俱來朝

且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餽餼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

已死誠能立俱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

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皇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

顧遇有加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一意脩貢矣 十一月

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 蒙古師乞

和閏月 蒙古皇帝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蒙古圍鄂州都統權州事

張勝少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

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

將退會高捷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 蒙古

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陷破高

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捷恃其武勇殊

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戮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新戰必

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即使兵士諱於其門呂文德論事

似道即使人誣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尔邪曹世雄向士

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術三人而親文

德十一日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以

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 蒙古營請稱臣納幣皇帝不許

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等急流走鄂以 憲宗皇帝

計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皇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

尊號遣脫忽思魯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

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眩解相依

西域諸胡窺覷開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

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喪事

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察為

百戰百勝

二

三



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  
雖人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  
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  
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遣天都  
則彼之茲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重遣  
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  
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許似  
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授將而去留張傑開旺以備師候  
湖廣兀良哈歹之兵庶希還復進言于皇弟曰殿下  
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暨今南伐帥  
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佳親  
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皇弟乃命希憲前行  
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  
皇帝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徑南諸軍  
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及  
畏皇弟英果因開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  
細故及皇弟已渡河備以為言皇弟乃遣趙良嗣西行

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  
兒王見希憲知皇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  
十二月向士璧敗蒙古于南嶽市潭州圍解  
州甚急士璧親帥軍民極力守禦聞蒙古後軍且至遣  
王輔立帥五百眾規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敗遂去

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蒙  
古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

敗其後軍于新生磯張傑開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  
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成卒百七十遂匿

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  
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厚召賈似道還三月遇

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  
蒙古俘卒于蘋草坪敗之遂入黃州先是諸路重兵咸聚



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  
 黃州黃雖不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已然之及詔下  
 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蕪草坪候  
 騎言前有比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  
 而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比兵至乃老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其將乃江西降將儲再興也  
 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  
 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蒙古世祖皇帝即位于開平**

皇弟至開平合丹摩哥塔察  
 兒諸王皆會旭烈大王自西

域遣使勸進皇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雖殿下  
 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正位號以重書見微我  
 為後時今若早承大統頒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  
 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  
 人事皇弟良久曰汝等能協心輔翼吾意矣促篆寶文  
 一石而成眾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  
 太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緩  
 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為方

董變門之師遷遺鼎湖之泣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  
 入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駟騎馳歸不意宗  
 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  
 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  
 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資以長止予一人雖在  
 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可以為天下主天道  
 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因  
 讓至再祈悃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  
 時多艱若涉荆棘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  
 始宜新弘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  
**蒙古分漢地為**

**十道置宣撫使**

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吳  
 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

**潛罷**

帝欲立忠王濬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  
 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

議豈不大誤於是侍御史沈炎疏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  
 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  
 汝鈞正字茲謀巨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以  
 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



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

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

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將至國門詔依文彥博故事郊勞賜宴似道辭乃止四月乙丑入對眷賚甚至賜以玉帶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兢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傾中外盡惑帝心進以劉整知瀘州夏貴知淮安州○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烜

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兼書院事○蒙古阿里不哥自立

于和林阿藍答兒渾都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答

兒等皆平之

阿不哥自立聞憲宗皇帝崩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以資士卒聚

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

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答兒等相表裏及聞

薛禪皇帝即位阿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渾都海阿藍

答兒等皆應之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

挺馳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

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

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

一急使至云我交白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今渾都海

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

霍者青居乞台不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

多遺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大

平魯懷同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

事疑變生脫致罪暨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萬戶劉

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

具得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



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椿帥之為惟良聲援已而救至臨潼希憲開之曰劫寇在邇太平等豈敢所原乃命人通止救於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獄而後出迎放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帥忙古歹青君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申勅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豐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効忠矣薛禪皇帝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余行省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荅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西土諸王執畢帖木等輜重皆就食秦雍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荅兒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西軍殆盡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遂平傳首梟于京兆諸軍悉分屯便近所至是飽而居蒙者不擾薛禪皇帝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一矣蒙

**古以王文統平章政事**

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璿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

**蒙古建元中統**

制曰祖宗以神武定

以腹心言聽計從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璿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統亦竭其情以為政蒙古建元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厝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為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饒虎臣罷戴慶河卒○以沈炎同僉書樞密院

**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博學正直以儒道

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祗胡祗適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奐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



校父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  
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  
六月辛忠

王祺為皇太子赦。蒙古李璫侵淮安。○蒙古以河南宣

撫使史天澤無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世祖皇帝即位問天澤以安民治國

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宣撫以督諸路需

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

以防蒞庶能上下不應秋七月 蒙古使郝經來尋盟賈

似道幽之于真州。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

世祖皇帝既即位庶希賢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勅諸

軍北歸俾恩威並著世祖皇帝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

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以經為翰林侍讀

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欲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

宋人諂詐難信蓋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

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

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

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

諷李璫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

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

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圍以契和議衆所聞

知今啟豐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

以賈似道無太子太師

帝家教甚嚴雖初鳴

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尚以交

鄰國之道來。三鳴從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哺復



及茶否則為之反覆講蒙古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  
剖析明日使之履講法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八月蒙古始頒祿于官

吏○蒙古以僧八思馬為國師八思馬即班彌恒拔思發

禪但羅乞谷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出世師尊之傳十  
八代而至八思馬八思馬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于潛邸即被尊寵至是以為國師冬十月蒙古

初造中統通行元寶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

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

州順風指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既以夢然之論前

丁大全吳潛秩職請居遠州矣今後下詔曰丁大全吳潛

欺君無君泥蕪瘵禍害民感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益志

深險竄請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設伏憑布在東京

城各私所主反終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實手罪以

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黨人十二月蒙古使孟甲如安

南諭降高麗請降于蒙古高麗自憲宗之世兵日見加

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許之

二年蒙古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

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與舍菜之事我朝未嘗詔追

廢也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詔追  
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子

酉辛

孔子還即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夫孟氏  
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迄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廣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  
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







撫其罪世雖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  
 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燿整遂率所  
 部二十七人自瀘降于蒙古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  
 國事虛實蒙古自是愈易宋而追禍日深矣整之將叛  
 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處孫死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  
 草表處孫不屈合門仰藥死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  
 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  
 變制宜由是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  
 國內大治是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  
 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  
 克謙議之際屢扣可否積不能平文謙乃求出外從之文  
 謙至官輕徭薄賦宣秋七月蒙古世祖皇帝以其長子  
 布德意境内大治

燕王守中書令領樞密使燕王諱真金後蒙古以王恂為

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勅兩府大臣

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

常之旨脩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

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

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

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八月俞興罷以呂

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僉書樞密院事○會

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功

怨士璧之輕己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

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生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  
 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  
 州謝枋得以及趙葵撤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  
 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  
 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郊而棄干城  
 豈可聞於鄰國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  
 遂得免徵餘者



罷。十一月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十

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院事無知臨安

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

宅家廟詔曰趙普有翊戴之元勳則賜第宅於建隆文彥

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勳偉績不在趙普彥博下宜

賜第宅家廟令有司條具以聞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

芳園就置家廟三年蒙古中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

為江安軍。蒙古克阿里不哥于北鄙。蒙古初作太廟

于燕京蒙古之祀簡卦無文世祖皇帝即位之七月始

二月皮龍榮罷龍榮抗直不肯降蒙古立王植為高麗王

○臨安饑歲饑詔振卹貧民時榮王與內府積粟甚夥馬

不得己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

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為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語塞遂以三蒙古山東行省

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

蒙古殺王文統壇自世祖皇帝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召

至是遂殺蒙古軍士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據濟

南以拒蒙古詔改連水為安東州蒙古平章政事王

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壇事覺伏誅初文統當國以回回

在先朝專以財利竊政深抑之至是回回伏闕上言回回

雖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秀才豈盡皆此人

耶不聽參政商挺以管譽文統被囚賴姚樞力救得免



以孫附鳳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哈

必赤史天澤圍李璫于濟南六月遣青陽夢炎帥師救之

不至而還世祖皇帝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

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璫軍勢甚張出

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

璫劇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

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

璫不知也明日璫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

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璫始大懼欲

走不得董文炳知璫勢促乃抵城下呼璫愛將田都帥謂

之曰反者璫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璫益不能為矣

六月朝廷聞璫受圍遣書賜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

不敢進安南國王陳日昫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昫為

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為安南國王日昫又名勝威以揚棟

同僉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璫復降于蒙古誅

之以董文炳為山東東路經略使璫被圍四月內外不通

士潰亂璫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璫于軍門誅其子婿

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

皇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史天澤還世祖

帝勞之天澤因曰璫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

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

皆解絃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山東民心

未靖詔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

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將吏撫諭于庭下山東由是大安

九月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蒙古以

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守敬精於算數習知水利巧思過

人既提舉河渠於是燕雲山東兩

道皆置黃龍卷十三

十一



河西夏水利冬十月以揚棟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

書院事。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

游翁明誣奏其通竄為變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

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尺寸之地皆擾

四年蒙古中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著作郎陳著有以變法而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

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

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

措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

則措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

價者莫若行租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

兩浙江東西和糴去吏先行歸併諸折後將官戶田產逾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

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

行而五利與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

領歸安府通判陳言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

罰然東作方與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乞去何

然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當始於

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三

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祭

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徐

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

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

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濟民則必施重

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

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

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著德剛子也經孫所舉

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閩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

負



河西夏水利莫不興復矣冬十月以揚棟僉書樞密

書院事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

游翁明誣奏其通竄為變改竄新州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

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

四年蒙古中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

著作郎陳著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山

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

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

措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糶所宜

則措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

價者莫若行租宗限田之制以官品

兩浙江東西和羅去更先行歸併諸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

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

和糶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

行而五利與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

領歸安府通判陳言為檢閱副之良

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永免和糶無如

復論者難背僉

患十九而安置

願身自臨州將

州民利之而存

邵暉字日華

中知蓬州

昧部民悲

祭其枉不

號呼不服

全坐削籍

深可嘉也

寺丞大中

每蕃舶至

崔立字本之

物道險迺

當於三人

如立悉從之

無敢言者獨徐

莫不興復矣冬十月以揚棟僉書樞密

書院事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

游翁明誣奏其通竄為變改竄新州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

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

四年蒙古中春二月買公田于浙西

著作郎陳著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山

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

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

措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糶所宜

則措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

價者莫若行租宗限田之制以官品

兩浙江東西和羅去更先行歸併諸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

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

和糶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

行而五利與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

領歸安府通判陳言為檢閱副之良

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永免和糶無如

復論者難背僉

患十九而安置

願身自臨州將

州民利之而存

邵暉字日華

中知蓬州

昧部民悲

祭其枉不

號呼不服

全坐削籍

深可嘉也

寺丞大中

每蕃舶至

崔立字本之

物道險迺

當於三人

如立悉從之

無敢言者獨徐



徐公亦謝事歸家不  
起時人稱為三烈  
**蒙古侵嘉定府**。蒙古以廉希憲為

**中書平章政事**。初希憲行省京兆李壇反希憲聚兵完城  
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視所

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  
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股削冗

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  
**夏四月 蒙古以開平**

**府為上都**。中書省言開平府宮闕所在朝會  
所趨宜建京師之名乃加號上都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  
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

石償十八畝會于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  
亦就此價價錢多則給銀緡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

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千會許赴漕  
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會承節郎告准二

萬會則進萬會承信郎告准四會承節郎告准二千會民  
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

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  
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又以陳豈往秀湖廖邦傑往

常潤催督以包恢成公策專買田平江潘壩李補焦煥炎  
買田嘉興謝奔趙與豈王唐珪馬元演買田湖州洪璣劉

子庚買田常州章垌郭夢熊買田鎮江楊珪黃仲買田江  
陰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

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  
百五十餘萬畝而江西荆湖仍舊和羅以買田竣事詔進

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既而詔發緡錢百四十萬緡  
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設官收之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

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  
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

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者矣  
**蒙古以姚樞為中書**

**左丞**。樞言于世祖皇帝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  
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待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秋九月以  
以待國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



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同知書院事。

置榷場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

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

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

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

可因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

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

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

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怨爾

五年蒙古至春三月以馬光祖為公孫制置使知建康府

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

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與廢起壞如無不為脩飭武

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夏四月以夏貴為四川制置使知

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夢然罷。五月以楊

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知書院事

○蒙古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希憲言國家自

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

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卑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

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蒙古以商挺為中書參知

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世

見親重矣時帝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實默秋七月有星

王鶚揚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學于東方詔求真言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其光燭天長數

詔殿城騰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

書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



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  
 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缺  
 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  
 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  
 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  
 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不  
 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  
 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楊棟免棟以特異也言者  
 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伸  
 論其欺天八月蒙古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定都于燕  
 世祖皇帝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於是中書省開平府  
 以闕廷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全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  
 會同乞亦正名詔以蒙古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  
 為中繫路大興府以蒙古大赦改元誠極民者莫如實惠  
 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內難外兵弗敢夫豈一目于今  
 五年頃天地之界珍泊如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

此日之下康時朕心之少肆比者星世示儆兩澤懲常  
 惜缺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在青  
 之仁可大赦天下以中蒙古阿木入廬滁州安慶軍。彗  
 統五年為至元元年

星化為霞氣而散。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

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曰言權  
 以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黥配臨  
 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羸之

安府學生葉本蕭規于遠州

初作銀關宗之

世會子推帶物價勇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  
 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跡  
 貨收弊會子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  
 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旁各一小長黑印



宛然一賈字也銀關行物益貴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大赦帝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

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

權後後以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賓亂國是靡定帝

自即位熟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宋呂玉變士習使後世

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切不為少焉廟號曰理

或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無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

叟兼侍講何基徐幾無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

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詔躬行三年之喪〇戶

萬里王煥洪天錫湯漢等赴闕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

古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

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蒙古

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者中野事無紀統文謙

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

中舉而用之教以索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土俗為之一變

蒙古以王磐為翰林學士承旨

通鑑續編卷第二十三



正金糸織卷十三

五





